

董 小 宛

## 第一章 艺妓世家

董旻坐在船头吹了三个晚上的笛子，什么事也不做。一年前，他也是在这条画舫上连续吹了三个晚上的笛子，勾动了艺妓陈大娘的心。他依稀记得笛声擦着秦淮河的波光柳影飘然远去的如幻心境。此刻，陈大娘躺在舱中忍受着临盆前的痛楚和兴奋，两个养女在两侧用扇子驱赶着暑气和香料燃烧之后的微烟。只有大脚单妈忙进忙出，用七八丈红绸和一百二十支红烛将整条船搞得分外耀眼。

时近半夜，一袭花轿送来了产婆。这个产婆远近闻名，不知接生了多少王孙贵子与穷种贱根。她刚跨下轿子，就听得舱中传来婴儿的啼哭，慌乱中操着一柄剪刀叫了一声“快”就朝舱内挤去。红绸发出撕裂的细弱声响。董旻的笛声也在此刻嘎然而止。他像所有初为人父的男子一样急于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结果是个女孩，他盯着手边的一小碗酒看了看，说：

“就叫小宛吧。”

董小宛就这样来到人间。一颗名振秦淮的妖艳种子就这样飘飞而下，降落到这个艺妓世家中。

那天夜里，陈大娘的船红得像着了火似的，惊动了远远近近的许多游人。船边的芦荻和草垛也被染成一片暗红。当时，一个叫佳弥的和尚刚从酒楼中下来，醉眼朦胧中看见红彤彤的舫，只当是着了火，乃舞着禅仗沿河跑来，口中大叫：“着火了，着火了。”跑到近前，吃了产婆的轿夫两个耳光，方才清醒过来，乃朝地上吐了口痰，且脱了一只破鞋朝船头扔去，破鞋像一只青蛙扎进水中。大脚单妈正在船头倒一盆血水，她听见佳弥和尚说：“这就是红尘，这就是红尘，罢了，罢了！”多年以后，她依旧记得那个和尚摇摇晃晃、疯颠颠而又远去的粉红色的背影。

一袭花轿离开官道，朝左一拐，顺着一条花径朝赤褐色的山丘走去。这条路比蛇还要机灵，一会穿过草丛，一会又越过几块顽石。几个厌烦走路的轿夫也觉得有趣，比平时少说了些脏话。刚刚坐满月子的陈大娘抱着女儿端坐在轿中，阳光从布帘间跳跃而入，在她眼前闪耀，一丝睡意悄悄袭上眉头。

她此行是去拜访一个叫苏昆生的隐士。苏昆生弹得一手好琴，本是秦淮河上著名的浪子，在花楼画船之间穿梭了二十年。四十多岁时忽然厌倦了风月之事，娶了一个十六岁的良家女子，隐居于自己的园中。陈大娘与苏昆生一直未绝情缘。她觉得怀中的女儿应是苏昆生的亲骨肉，而与董旻无关。东西这是她心中的一个秘密，她急于与苏昆生分享。

睡意朦胧中，陈大娘被一只小舌头舔得脸上一阵酥麻，猛然惊醒。却见怀中的女儿正睁着双眼嘻嘻顽笑，舌头在嘴角晃来荡去，嘴唇上还沾着几点胭脂。忙从包裹中取出一枚轻巧铜镜，瞧见自己脸上妆色，身子不禁一阵颤栗，她脸上的胭脂已在睡梦中被女儿舔食了一半。

这时，为首那个轿夫弯起手指的粗大关节，学着斯文样子敲了敲轿窗，轻声说道：“大娘，艳月庄快到了。”陈大娘掀起布帘吩咐道：“走慢一点。”轿夫瞥见她的脸，心中呼然一动：这陈大娘比平时柔美得多。其实，有秘密的女人总是妖艳一些，诡谲一些。陈大娘趁着这短短一点路程，将自己重新

梳妆一遍，扑了些粉。当董小宛学会行走之时，做得最熟练也最逗人发笑的动作就是朝自己脸上扑粉。此刻，她正睁大明净的双眼，看着母亲打扮自己。

当陈大娘抱着女儿走进艳月庄时，苏昆生的老婆苏氏正蹲在百叶窗台上糊着窗纸，她不时探头朝窗外张望，好像在聆听着外面的一些声音。这是一个静寂的中午，通过敞开的门扉，她看见陈大娘的身后，被竹叶筛漏的斑驳阳光在门前小溪的狭窄水面上像银币一样晃亮个不停，几只鸡在阳光下觅食。

“大娘，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她手里端着一碗米浆，小心翼翼地窗台上转过身子，先伸长一条腿踩稳凳子，然后整个身子跃到了地面。这时，苏昆生从后院抢进厅来，伸长双臂就去抱陈大娘怀中的女儿，嘴里直嚷着：“让我瞧瞧这宝贝女儿。”陈大娘心想：本来就是你的女儿嘛。苏氏一边在面盆里洗手一边觉得陈大娘有点怪，半老徐娘啦，还有点害羞，风尘女子就是这样可怜，苏氏不禁为自己的身世而自豪起来。

苏昆生抱着小宛仔细端详，瞧着那张婴儿的粉脸，心知必是一个美人胚子。陈大娘见他高兴，忙说道：“董旻就是没出息，叫他取个正经名字都懒得取，还得麻烦苏老爷子给小女取个像样的名字呢。”

“好说，好说，这个容易。”

苏昆生瞧着董小宛，越看越觉得可爱。忽然眉头一皱，叹了口气。苏氏正给陈大娘端茶，诧异地说道：“好端端的，叹什么气？你要死啦，青天白日的搞什么晦气？”

“唉，红颜薄命。”苏昆生朝陈大娘摇摇头，仿佛想将自己脑中的念头抛掉似的，但这个念头却固执地涌向他的舌头，他只好张嘴将它吐了出来：“此女出身青楼，就算一生清白，别人也要将她当做妓女看待啊！”

陈大娘听他一说，心中一阵颤栗，立刻忧郁起来。她的颓丧情绪立即便感染周围的环境，房中也比先前阴暗了一些，门外那几只鸡正蹲在阴影中张惶四望，仿佛有什么莫测的命运正呈网状罩下来。房里只有陈大娘喝茶的声响。

苏氏忙打趣地说：“做妓女有什么不好？老家伙，等你死了，我也去当妓女。”

苏昆生将小宛顺势交给苏氏，自己跌坐到椅中，默默地转动桌上的一只茶杯，半晌没说话。一只手将短须拈了又拈。

陈大娘在旁边差点流下泪来。

苏昆生叹了口气，说道：“风尘女子最难得的是清白二字。

我看她就叫黄白如何？”陈大娘点头道：“甚好。还是取个青字更好。”苏昆生将案头的线装古书翻了翻，自语道：“我看就是姓董名白字青莲吧，莲者，喻其出淤泥而不染也。

如何？”

苏氏抚掌道：“太好啦。”

苏昆生见陈大娘也略有喜色，也就算了结了一桩事情，端了茶杯，轻轻呷了一口。

同样是这只茶杯，当苏昆生将它端起轻轻呷了一口又放回桌上时，站在他面前的董小宛已经八岁多了。董小宛三岁就能识文断字，对乐器更有天份，四岁时就学会吹她爹那支竹笛。有天晚上，苏昆生正在画舫舱中和陈大娘亲热，忽然听见船头有人吹笛。笛声如雾一般与秦淮河上的月色融为一体。

悠扬、轻柔。苏昆生只当是董旻笛艺又有精进，推窗一看，不禁大奇，竟是四岁的小女孩坐在船头，鼓着腮帮吹得如痴如醉。便脱口赞道：“真奇女子也。”于是，董小宛就到艳月庄寄住，跟苏昆生学琴，一晃就是四年。

这天，苏昆生将小宛叫到跟前，她旁边站着苏昆生的七岁的儿子苏僮，也是她的小师弟。苏昆生看着这对如亲兄妹般的徒弟，打心眼里觉得高兴。他今天受张燕筑之托，将去拜访张卯官和管五官。这几位都是乐藉高手，对乐器的研习俱有独特品味。苏昆生有意在使同行高手面前让董小宛露露脸，顺便请几位高手指点一二，意在使小宛的琴艺更加精进。所以叫来小宛和苏僮，吩咐她俩准备一下随自己一同外出。

当天晚上，在张燕筑家中，董小宛的聪慧深得几位乐藉高手的赞扬，都有意要将自己的绝学教给她。几位同行玩得高兴，欢饮通宵达旦，次日晨全都卧床不起。

几位大人高卧不起，乐得董小宛和苏僮尽兴去玩。管五官的儿子管渔带着她俩去菜花中捕捉蝴蝶，儿童虽有贪玩的天性，却也会玩累。三人捉了几只蝴蝶，在树荫下扯下了翅膀和腿看蚂蚁搬运那肥大的躯干。

“哎——不好玩，我要回家。”董小宛边说边走，两条小辫像花茎一样跳来跳去。

管渔忙说：“小宛妹妹，你别走，我给你说一件秘密。”

董小宛果然好奇，便停下脚步。苏僮也好奇地凑上前来，顺便还将几只蚂蚁踩进泥中。

“什么秘密，快点说。”

“你们知道人是从哪里来的？”管渔紧绷着脸，神情紧张，仿佛在泄露天机之前感到了将受到惩罚似的，脸色苍白。

苏僮摇摇头。

董小宛说：“我妈说我是从河上飘来的。有天早上，她在码头边洗衣服，看见一个木盆顺水漂来，里边坐着一个女孩，那就是我。她就把我抱回了家。”

管渔说：“放屁。是女人生的。”

董小宛也常听大人们说谁谁生孩子啦这类的话，这时也明白了几分。苏僮忙问道：“从哪儿生呢？”

管渔突然指着小宛的裤裆说：“从这儿。”说完之后转身就跑。董小宛惊慌失措，朝另一个方向跑。苏僮跟在后面边跑边喊：“姐姐，等等我！姐姐，等等我。”

这天晚上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晚上，董小宛不像普通儿童易于忘事，她太关注自己了。

这也是早慧的痛苦。她将自己裹在碎花被面的被子中，像一枚椭圆形的蛹，但这只蛹已经苏醒且正在生长肉感的翅膀。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个自己身上的自然之秘。

夜风吹着竹影。月光的碎片从窗纸缝间撒落花床，如同撒下了指甲片大小的银色精灵。

她细听着周遭的动静。最后只剩下青蛙那种在夏夜让人觉得生命正在凋谢的鸣叫时，她从床上坐了起来。怎么可能呢？人怎么就从那里钻出呢？

她睁着眼度过了一生中第一个不眠之夜。

一颗神秘种子一旦飘落心间，即使不发芽，也会膨胀、肿大、变硬，变成心脏本身。而这样一颗种子飘进董小宛年仅八岁的心房那就非同寻常

了，它几乎剥夺了董小宛的全部的注意力和比较纤弱的智慧。

三个月后的一天，苏昆生外出归来，一眼看见室内的棋盘上开着十几朵用棋子拼的梅花，微笑着摇摇头，说道：“女人本性。”便坐到椅子上，顺便拿起桌子上的发黄的旧书。

正在楼上刺绣的苏氏听到楼下的声响，知道是丈夫归来，忙放下手上的活计，对着镜子理理云鬓，双手轻提着裙子移步下楼，为苏昆生沏上一杯碧螺春茶。

“小宛呢？”苏昆生点点头问，“怎么这段时间不太用功了？”

“刚才还在这里和儿子下棋呢，我去找找。”苏氏边说边朝后院走。而且顺便观察一下苏昆生是否有什么异样。她知道苏昆生每次外出都要去拈花惹草，她心中醋意甚浓，只是不敢发作而已。

苏氏来到后院，迎面遭逢了一股秋天的凉风，花圃中的菊花原本匍匐在地，此刻被风托住全站立而起，花盆冲着苏氏，像一群勃颈张羽的发怒的公鸡。凉风有些刺骨，苏氏瑟瑟如寒蝉，抬头瞅见天空有一行大雁飞过。

“天快冷了。”苏氏自言自语。她四下寻找，却看不到董小宛和苏僮的影子。两个小鬼，大白天会往那儿去呢？

这时，她听见柴门中隐略有人的轻笑声。苏氏知道那两个小人儿一定在柴房中，心下有气，也不像平时那样呼叫几声作罢，径直朝柴门走去。刚好一阵秋风狂吹过来，吹动地上的落叶，沙沙声淹没了她的脚步声。

她走到柴门边，两个小人儿还在嘻嘻地笑。她从破窗户朝里看，一张蛛网撞到她脸上，吓得她腿脚都酥了，但柴门中的情景使她顾不得爱惜自己的容颜而擦去蛛丝。只见董小宛跪在苏僮面前，苏僮则脱了裤子站立着，小宛正在仔细观察什么……

苏氏尖叫一声：“啊——”。院子另一端正在觅食的麻雀，吓得飞出去很远很远。

柴门打开，两个小人儿像两只受惊的兔子冲了出来，没命地跑，几步就飞过了高高的花圃。董小宛一脚踩空，狠狠摔了一跤，摔得满脸是血。爬起来，继续没命地跑。

苏昆生本来坐在椅子上打盹，听得后院苏氏的尖叫声，一下跳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朝后院赶来，迎面与苏僮撞个正着，父子俩都撞得仰面朝天。苏昆生摔到地上的一刹那，看见穿着花衣的董小宛像一头梅花鹿从他眼前跑过，一阵脚步声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苏氏从后院气喘喘地追进来，一把逮住了刚爬起来的苏僮，并且朝苏昆生喊到：“快、快、快抓住那个小妖精。”

待苏昆生追出门来，哪里还有董小宛的影子。除了秋风之外，就是到处乱跑的落叶和几株枯藤老树，另个还有一头挺脏的花猪在小径上悠闲地散步。

他灰身回来，看见苏氏正在鞭打儿子，儿子正嚎啕大哭。

“谁教你的？”她问。儿子泪汪汪地说：“是姐姐教的。”眼泪成群排队流进他嘴里。

苏氏也在哭。

董小宛一口气跑出去十多里，沿途惹得七八匹农家狗跟着追，直到累得精疲力尽才停下来。却不敢在大路边歇脚，便躲在一座孤坟后面，依旧惊魂未定，身上的血仿佛都凝固了似的，她全身瑟瑟发抖。

由于奔跑，她出了许多汗，此刻经秋风一吹，全身都冷冰冰的，冷得她缩住一团，牙关直响。

天快黑的时候，她爬过牛栏，在脏兮兮的干草上躺下来。

她又累又饿又疲乏，不知不觉睡着了。她在梦中觉得满天星星都照耀着自己。

她在梦中觉得有十几颗星星向她围拢，星星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星星发出游丝般的热量，热量也越来越热，其中一颗星星挨近她的脸，差点烫伤了她。她猛然惊醒，却是十几个人举着十几个松明站在周围。苏昆生的脸在火光下一边红一边黑，两只眼睛正恶煞般盯住她。他说：“起来，贱人。”

苏氏积年的愤怒奔泻而出。当董小宛跪在她面前，她抄起茶杯狠砸在小宛的肩上，然后抓起早就准备好的竹鞭没头没脑一阵抽打。她觉得抽打小宛就是抽打陈大娘那个老骚货，是抽打丈夫的不忠，就是抽打所有她内心憎恨的一切。

她越抽越过瘾，越抽越兴奋。

她甚至觉得自己正在抽打整条秦淮河。这条飘满花船的涂脂搽粉的妓女如云的秦淮河正弯曲在她的身前尖声讨饶：“师娘，我错啦，我错啦，我错啦。”

这尖厉的讨饶声越来越软弱时，更激起了苏氏的兴奋。这时苏昆生有些过意不去，再怎么说明也有点对不起陈大娘，何况陈大娘也曾私下告诉他小宛是他的骨肉。他便上前来夺苏氏手中的竹鞭。苏氏却不依不饶，顺势就滚倒在地撒起野来，嘴里直嚷：“我就是要打，打死这个婊子，打死这个妖精，打死这个不要脸的小妓女！”

苏昆生劝阻不得，只好一跺脚，将竹鞭摔在地上，转身背着手气呼呼地上了楼，诅咒发誓不再管这些世俗的闲事。

苏氏见苏昆生撒手不管，像得了令箭似的。一手抓起竹鞭，一手扯住董小宛的耳朵把她拖到后院中，叫来两个仆人，剥了董小宛的衣服，绑了双手，赤条条吊在一株梅花树下。

鞭子雨点般打在她身上。

年幼的身体上鞭痕如血、横七竖八。在冷风中她渐渐像一块乌铁，气息如丝。待苏氏打够骂够之后，本来就早慧的董小宛就这样吊着快速地越过了童年期，提前进入了风雨飘摇的青春时期。

陈大娘抱着董小宛离开艳月庄，她和苏昆生的情缘就一刀两断了。一位轿夫脱了自己的衣服让她包住女儿，叹口气说道：“老天欺负苦命人。”轿夫们沉着脸，抬起轿子，像避瘟疫似的离开了艳月庄。轿中的陈大娘泪流满面。

董小宛躺在花舫中养伤，陈大娘也无心接客，便熄了灯笼，下了挂帘，整日为女儿熬汤敷药，闲了就唉声叹气。幸得一个远地狎客献给一剂秘方，董小宛未留下一丝伤痕。陈大娘深知青楼女人身体的重要性。

这年冬天，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雪花把房屋覆盖起来，一直埋到窗户底下，几乎把门都封住了。

秦淮河却不可能封冻。河上的画舫依旧热闹喧哗。即使生活的路冻了，通向妓女的路也不会封冻，总有歪斜的脚印要把路从冰雪中踏出来，这路就伸向秦淮河边。

董小宛推开后舱的格子窗，瞧着清澈的秦淮河。河上的船顶堆着厚厚

的雪，船两边飘挂着鲜艳的窗帘，竟比平时多了几分冷媚。她想着自己的心事，便伸手去取暖炉边的笛子，轻轻放到唇边，吹出变了调的《梅花三弄》。

刚刚宿醉方醒的董旻站在船头上洒了一泡尿，听到女儿吹的曲子，忽然来了兴致，他要带女儿去看看梅花。

东坡的梅花开得正艳。

他牵着她走上岸。天气格外冷。雪又纷纷扬扬下了起来。

雪片一落到地上，马上就被冻住了似的，脚踩上去，发出一阵阵咔嚓咔嚓的响声。他牵着她抄一条竹林里的近路，竹枝上的积雪劈头盖脑地打在她的身上，董旻走得太快，他俩不得不时常停下歇息一两次。

东坡的梅林中有很多人。

一位年约二十多岁的少妇是所有人瞩目的中心。她脸蛋秀美，身材修长，着一身雪白裘袍，谈吐之间，樱唇飘飞着一股如兰雾气。她欣赏的每一枝梅都得到所有人的赞赏，她指责的每一朵梅，则马上有园丁操着剪刀走上前，毫不留情地“咔嚓”剪掉。董小宛看得入迷，也跑了上前，在雪地上拾起一截还带着花蕾的梅枝，张开小嘴去吹花蕾上的雪，惋惜地盯着梅花叹道：“可怜的花！”

那少妇悠然转过脸来，望着这个穿碎花棉衣的小姑娘，微微一笑，回转身，轻轻抚摸着小宛的脸蛋。小宛觉得那手轻柔温暖，仿佛没有骨头似的，感觉美滋滋的。少妇看着小宛手中的梅枝也惋惜地说：“好美的花，可惜我刚才看错了。”

那个园丁慌忙凑上前来道：“不是少奶奶看错了，是小的一时眼花，剪错了。”那少妇身边的几个锦绣公子一边用扇子盖在头顶遮雪，一边讨好地赞扬董小宛：“好漂亮的小姑娘。”

那天，董小宛非常开心。

回家的路上，她骑在父亲的肩上，扬起手中的梅花枝，惊飞了几群雪中觅食的麻雀。她问那个女子是谁，董旻答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柳如是，是秦淮河上最红的主儿。论秦淮河上的排行，她应该是你的姐姐。”

董小宛记住了柳如是这个名字。

她远远看见母亲和大脚单妈立在船头，她仿佛嗅到了晚餐的阵阵香气。她笑啦。

当春天又从天上探下头来，秦淮河又迎来了它的又一个兴旺季节。河上的画舫重新装扮之后，条条船都摆开了各自的姿势。

然而，陈大娘的画舫却暗淡了。陈大娘老了。画舫中的生意本来依靠她的两个养女勉强支持，但是两个养女突然另租了一艘画舫，自立了门户。陈大娘除了每天早上大骂几句忘恩负义之类的指责辞之外，就只偶尔接几个屠夫、砖瓦匠之类的下三流人物，挣点薄钱，权且过着。董旻眼见着生活越来越艰难，也不好意思再靠娘子养活，便思虑着到别的大船上去吹笛挣银子糊口。

这样的生活状况下，董小宛显得非常懂事，每日里帮着娘做些针线活。父亲在闲着没事时也放下游荡的习性，陪小宛读诗书，给她讲解许多道理。

偶尔也有旧日的老狎客上船饮酒，于是陈大娘陪座，大脚单妈斟酒，董旻吹笛，小宛弹琴唱歌，也算热闹一场。就靠着这样的小场面，董小宛的聪慧在秦淮河上也有了淡淡的名声。

一天清明，大堤上走来一匹驴子，驴子上坐着一个约六十的清瘦老人。

老人喝了酒，脸色红红的，怀中抱着用红绸包裹的东西，董小宛老远就看出那是一架琴。老人跳下驴，径直朝陈大娘的画舫走来。

陈大娘本来坐在船头刺绣，绣着绣着就发起呆来，没注意有人走上船。董小宛怔怔看着老人，觉得有极其重要的事就要发生，忙去扯娘的衣角。陈大娘一惊，一回头就看见已站在船头的老人。她怔怔地审视片刻，忽然就扔了手里的家什，带着哭腔叫了声“爹”，随后就扑到老人怀中哭了起来。

老人抱住女儿也流下泪来，泪珠滴落在他花白的胡须上，经阳光一照，晶莹透亮。

大脚单妈在舱中听得声响，钻出门来，见此观景，也呜呜地哭，一边用裙摆擦泪一边就把小宛扯到老人脚边。小宛跪下磕头，嘴里喊着：“外公，外公，外公。”

陈老汉弯腰抱起小宛，瞧着她的粉脸，半世飘泊的酸楚中忽然溶入了一块糖，久违的幸福感重回心头。他笑了，眼中依旧噙着泪。

老汉年轻时也是秦淮河上的浪子，风花雪月之中爱上了歌妓雪人儿，两人情投意合，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长大之后就变成了现在的陈大娘。

秦淮河上的爱情一般有两种结局，一种是风流佳话被世俗尊为样板。一种是情场露水，到后来各奔东西。陈老汉和雪人儿的爱情属于后一种。雪人儿跟着一个麻脸有钱人远走云贵，留下陈老汉和那幼小的女儿在秦淮河边唱小曲谋生。当陈大娘入了乐籍，陈老汉就在一个风雪之夜，单身远赴北京，一走就是二十年。

陈老汉在画舫中安下身来，他随身带来的一包银子使生活有了起色，日子过得也算平静。陈大娘也乐得清闲，便完全挂帘谢客了。

在那段宁静的日子里，小宛日复一日坐在画舫的窗前，听外公讲解琴艺或叙述一些旧事。这些往事构成了一个个美好的传奇，深深地刻在她的脑海，使她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

陈老汉常常在船头自言自语，言辞中充满了对往昔的留恋，也包含着某种变相的抱怨。

和大多数忍受过艰难岁月的老人一样，他认为失去的岁月是唯一珍贵的财富。这种怀旧的情绪深深感染了董小宛，她的个性从此罩上一层淡如烟雾的忧郁。几年后，这种忧郁便在她的气质中提炼出惊人的美，她因此更加出类拔萃。东西偶尔也有人带了酒肉来和陈老汉消遣。问及京城情景，陈老汉就叹口气，手中的一杯小酒也在叹息中微微颤抖。

“时局危矣，满贼三度入关，两次打到京城门下。叩关问将，无人敢应。”

“听说朝中大官们都已乱了套，纷纷往南边转移家小，有钱人也开始转移财物，百姓慌乱。”

长期的厄运和窘迫的生活养成了他对身外之事禁若寒蝉或答非所问的态度，但客人们不难从他的吱唔其辞中，知道北方已燃起战火，天下已开始动荡不安。

## 第二章 柳如是踏雪评梅

对于一个注定要成名的女人来说，成名是容易的。如同对于一个注定要死的人来说，死也是容易的，甚至容易得让人无法接受。董小宛就无法接受外公的死，但这个事实就发生在她的眼前。

一天早上，大脚单妈预备了一大盆脏水，等待着陈老汉到院子中吊嗓子之后，狠狠地将脏水泼到地上，好让全家人都在这时醒来。她准备今天泼得更响一些，她也想今天笑得更欢快一些。她端着脏水在门后等了多时，但院子里只有小鸟的鸣叫声。她失望极了，默默地将脏水倒入阴沟，直起腰来的一刹那，“发生什么事啦？”她自语一声去做早饭了。

董小宛在卧室里梳妆已毕，坐在窗前读一本《花间词》，专等院子里响起泼水声就开门出去，这几乎成了她的习惯，成了每天早晨的开场白。但今天却异乎寻常。她合上书，走出门来，早上的新鲜空气中夹杂着某种芬芳的气息。

她轻轻敲外公的房门。那扇门发出一阵怪叫声打开了，且像耳光一样扇到墙上。外面的光一下涌进去，依旧带着门的形状仆倒在地。那束光首先照亮了一只苍老枯瘦的手。她看见外公倒在地上。

尖厉的叫声惊动了院子。单妈首先赶来，慌乱之间手上还提着一把菜刀。随后赶来了陈大娘和董昱。董小宛正抱着外公伤心地哭。几个人都哭了，哭声越过院墙，引来了邻居们。

有些妇女也跟着哭开了。

陈老汉只留下了一架古琴。也可以说他化作了一架古琴，永远留在董小宛的身边。每当小宛坐在窗前弹起古琴，外公的形象就浮现在眼前，琴声中充满了更多发自内心的生命的哀怨。这种情感令人忧伤。外公骑着毛驴踏雪而来的形象成了她幻觉的一部分。多少次，她觉得自己骑着毛驴踏雪而去，还唱着忧伤的歌。

董小宛十三岁时，第一次月经来潮，弄脏了床单。她惶恐不安地蜷缩在床角，万分羞愧地盯着那块红色。大脚单妈久等她不见，就在院子里喊。房里没有响动。单妈觉得情形不对，忙跑来敲门，房里依旧没有响动。单妈急了，用力去推，门却是反栓着的。她也顾不得许多，用肩一撞，撞开了门。待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不禁大笑起来，也不说什么，径直去做自己的事去了。一会儿，陈大娘微笑着走进来坐在床边，拍着她的脸蛋说：“乖女，你是真正的女人啦。”小宛渐渐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当夏天湿漉漉的风再一次穿过弄堂吹拂着院子中的花朵时，董小宛已经是一个标致的女人了。她丰满的乳房在衣服中晃动，已经成了街坊邻居中成年男人注视的焦点。碰上这样的目光，她总是低着头红着脸匆匆逃避，但那些目光却像粘在她背上似的挥之不去。渐渐地，她为自己感到骄傲，她对自己的美貌充满自信。而自信的美人会变得更美。

美貌给她带来了喜悦。

美貌也给她带来了难以应付的骚扰。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天气偏冷，董小宛去秦淮河边寻找钓鱼的董昱。寻到僻静处，一位老汉告诉她董昱在会仙楼喝酒。当她返回城里时，天已经黑下来了。

她走进酒楼。那些猜拳行令的酒鬼，那些伸筷抢食的食客们忽然安静下来，大家都扭头瞅着在灯笼照耀下朦胧的美人。如此惊艳的情景一个女人一生中能经历几次呢？小宛陶醉了，连爹也不找了，慌忙转身回到街上。酒楼一片啧啧称奇声。

天更黑了。小宛想着快点回家。从她身后跑来一匹快马，马背上有个公子朝她直笑。小宛也不理睬。但那匹马却横在前方，拦住去路。那个公子跳下马来，摇着扇子朝小宛不安好心地踱过来。她害怕极了，转身就跑。刚跑几步，前面一辆香车拦住去路，她看着那华丽的香车就知道是某位有权势的人物，忙闪身路旁让道。就在这时，后面那位公子追了上来。董小宛吓得尖叫起来。那公子大笑着伸手摸向她的胸脯。

“住手。”香车中传来一声女人的娇喝。随即见香车的挂帘挑起处钻出一位丰韵犹存的美人。董小宛认出那就是有名的柳如是。那位公子显然也认得柳如是，吓得脸都变了色，赶快跳上马，朝黑暗中冲去。蹄声在街面上敲出了几粒火星。董小宛很有礼貌地上前答谢。

柳如是笑吟吟拉住小宛的手。此刻的柳如是已不是几年前小宛在梅林中看见的柳如是了。她已正式嫁给江南文坛领袖且官至礼部侍郎的钱牧斋钱大人，她的威望比当年有过之无不及。董小宛激动异常，眼泪都快掉下来，她觉得柳如是的手依旧像几年前一样柔软温暖。

当柳如是发现小宛竟是她五年前赏梅时碰上的那个美人坯，便深信今日乃是巧遇，二人定有缘份。柳如是看着这娇美的人儿，想起自己的年少时光，爱怜倍增。俩人自此结下非凡的情谊。当时的董小宛还不知道她成名的道路已经铺平了。

柳如是执意要送小宛回家。董小宛第一次坐进了温暖华丽的香车。车夫把响鞭抛向空中，那匹马就拉着两个倾城美人朝前走去。两人在车中依旧牵着手，述说着许多女人话题。

话不多时柳如是已开始为有这样一个人气质超群的妹妹而喜悦。

掌灯时，陈大娘没看见董小宛回来，心里万分焦急，不小心一爆裂的灯笼落在手臂上，烫得她全身颤抖。随着董小宛越来越美貌出众，陈大娘的心事也越来越重，许多担心常常使她坐立不安。她是个相信命运的女人，命运对她来说是一件实实在在高悬在岁月之上的物件，它随时都会砸下来扭断人的脖子。

陈大娘到大门看了三次。最后一次她干脆走到街角去东张西望，两眼流露出迷茫焦急的神情。不提防街角的王大屠夫从身后走来，顺势摸了一把她的屁股。陈大娘吓了一跳，转身见是王屠夫，便朝那张油腻腻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王屠夫正待发作，却听自家院门传来一声狮吼：“臭男人，还不回来做甚？”王屠夫吐了一下舌头，边走边答道：“来了，来了。”

陈大娘也不理会，回到自家门前。这次干脆就站在门口等，站得累了，她就坐在门槛上，头依在框上。渐渐地一丝睡意袭上眉头，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她梦见一朵花顺水飘来，花瓣上有两个露珠，像人的眼睛在闪烁。

一阵由远而近的马蹄声像撒在瓦片上的几颗雨点似的把她从梦中惊醒。她睁开眼睛看见一辆香车停在门前。挂帘挑起处，先伸出一条女人的腿，随后钻出一张调皮的脸。陈大娘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

“乖女，娘担心极了。”

董小宛咯咯地笑。柳如是也从车上下来，叫了声：“大娘。”

陈大娘认得她，受宠若惊地叫了一声：“柳大小姐。”忙上前一把扶住。两下说了几句客套话，柳如是便要告辞。董小宛依依不舍地牵住她的手，柳如是笑吟吟说道：“好妹妹，我会来看你的。”

当香车转过街角消隐不见时，董小宛还痴痴地伫立在冰凉的冷风中，

她暗下决心，她也要做柳如是那样的女人。

我一定要像柳如是一样名振秦淮。她想。

董小宛坐在院子中读书，大脚单妈端来一盘梨子。这种刚从海路运来的新鲜鸭梨把她迷住了。她瞧着那淡黄表皮上的几粒褐色小麻点，想起六年前父亲带她去看梅花那天那些四下乱飞的麻雀的背脊，手中这只梨仿佛就有了生机似的在幻觉中飞起来。这时，一个跟她一般大小的女孩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来到院子中，她像麻雀一样惊恐地朝四周张望，然后绕过横在院子中的一条木板凳，有些犹豫不决，但还是朝董小宛走了过来。

小宛沉迷在自己的幻觉中，没看见这个女孩，直到女孩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姐姐”，她才像一只潜水太久而突然钻出水面的水鸟似的从自己的幻觉中抬起头来，两眼还有些迷糊，但她认出这个女孩就是那个叫小梅的女孩。

小梅是个苦命女孩。九岁那年夏天，她父亲提着一根铁棒爬上房顶去赶一群晦气的乌鸦。天空突然一声惊雷，从云端飞出一团球状闪电，红彤彤地带着呼啸声猛击在她父亲的头上。他惊叫一声之后全身就燃烧起来，并从房顶上滚下，房顶上的木椽也被点燃了。小梅的母亲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听得一声炸雷，人都吓呆了。从房顶上滚下来的燃烧着的躯体不偏不倚，刚好砸在她头上，两人摔在一起，被同一团火燃成灰烬。房顶上的火越烧越旺。待邻居们赶来救火时，整个院子已变成了一片火海。当时，小梅正和几个小伙伴在秦淮河边捞小鱼玩，还不知道巨大的痛苦已降临。当她站在黑黝黝的家园的废墟上大声嚎哭时，天下起了大雨。她拒绝了邻居领她避雨的同情的手。小梅的娘舅撑着破旧的油纸伞出现时，她几乎昏倒在地。娘舅扔了伞，一把将她抱住。夜幕之下，微光之中，大雨冲刷着家园的焦土，娘舅抱着她缓缓地走向自己的家门。靠着娘舅的抚养，小梅渐渐长大了。而她的舅母却是个狠心肠的妇人。随着时光的推移，舅母渐渐地露出了她的狰狞面目。小梅在虐待中长大。

今天，她又受了舅母的气，一个人跑到河边，遇到了陈大娘。陈大娘便叫小梅先到自己家里去，并吩咐说：“小宛姐姐会陪你玩的。”

董小宛将手中的鸭梨塞在小梅手中。小梅乖乖地坐下来，低着头默默地吃梨子。这时，一阵秋风从屋脊上刮过来，院子右墙边的一株榆树顺风撒来几十片金色的榆钱叶片。小宛见小梅衣衫单薄，怕她着凉，就收拾了书本邀她进入自己的闺房。点了一支蜡，教她读了一首唐诗：

花婵娟，泛春泉；个个婵娟，笼晓烟；妓婵娟，不长妍；月婵娟，真可怜。

夜半姮娥朝太一，人间本自无灵匹。

汉官承宠不名时，飞燕婕妤相妨嫉。

小宛读完，小梅会心地一笑。小宛却觉得她嘴角流露的并不是真正的笑容，而只是她童年的幸福。小宛被自己伤感的想象感动了，也伤感起来，“小梅，你真是我的好妹妹。”

那天，小梅很晚才回家去。董小宛突然觉得心里闷得慌，就想有小梅作伴就好了。

人在孤单的时候就渴望有人作伴。

大脚单妈快四十岁的人了。自从到陈大娘的画舫当了侍女以后，起初，在紧缺人手的时候，也抵挡过几阵风花雪月和巫山云雨。后来有些狎客嫌她太丑，私下里叫陈大娘别让单妈出阵应战，免得伤了欢乐。这话被单妈听见

了，她自己也自觉丑陋，便自行回避。陈大娘有时觉得过意不去，便找理由多给她些赏钱。大脚单妈也是女人，毕竟有一些欲念她无法抗拒。特别是弃了画舫搬到院子中来之后的生活，她白天干活忙里忙外倒不觉得，只是夜半吹灯上床之后，常常觉得枕冷孤清。偶尔她也会因为牙关颤栗而将憋了很久的呻吟漏出来，但她很快就管束住了自己。

终于，陈大娘半夜起床小解，经过大脚单妈窗下听到了几声哼哼。心下明白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早上，陈大娘到灶房帮单妈收拾杯盘时突然说：“单妈，给你找个老伴怎么样？”

单妈本来就疑心昨夜陈大娘听到了自己的呻吟声，此刻自己的担心得到了证实，那张满是皱纹已经苍老的黄脸上忽然腾起了红云，她羞得用双手捂住脸说：“找什么老伴嘛。”陈大娘见状，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好气的是单妈诺大年纪了还像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好笑的也是单妈诺大年纪还像十二三岁的小姑娘。

董小宛刚好走到门前，听说“老伴”两个字，不禁一乐，笑嘻嘻地跑进去凑热闹：

“对，对，对，应该找个老伴。”大脚单妈这时已镇定下来，有意把脸一唬道：“没大没小的。像你这么大的女孩子才该找个伴。”董小宛忽然想到了小梅，她说：“我就是想找个伴。”陈大娘和单妈听她这么说，都吃了一惊，只道是小宛有了意中人。单妈想得更远：假如在这个院子里发生了《西厢记》，我怎么办？董小宛见两人发愣，知道发生了误会，便把自己想找小梅来做伴儿的事说了出来。陈大娘一听，那颗悬起的心才落了下来。“唉！乖女，想找小梅作伴还不容易，今天我就过去说说，她那舅母正巴不得她走呢！”

当天晚上，小梅就独自一人挎着一个布包裹高高兴兴地来到董家。董小宛就有了一个贴身侍女，仿佛一下变成了大家闺秀。

天在突然之间变冷了。刚一场薄雪就在一股寒潮之后下了起来，纷纷扬扬，飘飘洒洒，飞落在地上就融化。董小宛想在院子里堆雪人的愿望落了空，惆怅地站在窗前。小梅本来很有兴致给小宛梳头，她非常喜爱小宛那一头油亮的青丝，此刻也没了兴致，只是拿着梳子站在小宛身后陪她叹气。

院子中有一株细小的桃树，那淡红的枝条刚刚垫上一层薄薄的雪，不知从哪儿飞来一群鸟儿在树枝上跳了几下，雪抖落了，桃树还是原来的桃树。董小宛觉得手有些凉，便关了窗在暖炉上取暖，叫小梅翻几首写雪的诗来读。读着读着，小梅忽然问：“这几首诗词为何都要写梅花呢？”小宛也觉得奇怪，但不好意思表示自己也不明白，就说：“梅花其实都是女人。”就在她将梅花和女人联系在一起时，她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不觉朗朗念出：“柳如是。”小梅却没搞懂这个联系，她怎么知道董小宛头脑中有那么深刻的记忆呢。

这时，陈大娘在院中呼叫董小宛：“乖女，快来看谁看你来啦。”

小宛闻声，开门走到院中。她看见飞雪之下站着一个红艳艳笑吟吟的娇美女人，正是她刚才想到的柳如是。董小宛内心欢喜，几步就跑上前牵住她戴着丝绒手套的手。她心里有一丝诡秘的意念：也许这个美人和自己的命运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柳如是一下抱住小宛道：“妹妹，姐姐好想你。”小宛瞧见一粒雪花飘到她鼻尖下，被她呼出的如兰暖气吹起，几个起落，滑进了自己的颈项，冰凉冰凉的。“妹妹，陪我去宝云斋选几幅字画好吗？”

宝云斋是留都最堂皇的一家经营珠宝古玩字画的三层阁楼的店铺。在雪花纷扬之中，店主正站在门前一尊云南大理青石雕成的石狮子旁看几个伙计从驿车上搬几箱刚运来的古玩。

一匹青花宝马拖着一辆华丽香车停在他的门前，他知道来了花钱的主儿，忙上前打恭作揖，将柳如是和董小宛迎入店堂。

她俩落座之后，店伙计奉上香茗。柳如是和店主寒暄之际，小宛细细观察了店堂中的陈设。这店堂中古色古香，空气中透着一股淡淡的古旧时日的暗香。她坐的椅子是一把雕着精致葡萄的红木旧椅子，摆在案上的茶壶和茶杯是描着金钱的青花玉瓷，那淡蓝色的花纹像波光也像树影，给人清爽精致的感觉。小宛端起茶杯，将茶杯盖轻轻打开，一股清香扑面而来。但见杯中绿茵茵的茶水中，几片碧绿的茶叶像舒展的嘴唇沉在杯底。不禁赞道：“好茶。”店主插话道：“这是有名的洞庭碧螺春。”柳如是也端杯抿了一口茶，杯口上留下浅浅的唇印。这时小宛被挂在几扇木格雕窗之上的几只鹦鹉迷住了，她发觉其中一只的眼睛像小梅的眼睛。

柳如是拍拍她的肩头，她才从幻觉中转过头来。店主引着她俩上了二楼。楼上挂满了字画。柳如是依次看了一遍。一边还给小宛讲解每幅画的独到之处。小宛天性聪慧，立刻便领会了品尝字画的一些学问。柳如是看了全部字画之后，深感失望。店主见状，忙叫店伙计将刚运来的箱子打开，把几幅字画送上楼来。就着花窗照进的光亮，柳如是顺手拿起一幅画铺在书案上，但见画的是一丛芦苇和几只飞鸟，画面简约，但气韵生动，那飞白之处仿佛充溢着柔美的春风。连不太懂字画的董小宛都觉得精神一爽，“好画。”柳如是再看画角题字，更是字字鲜活，笔划精神而不拘一格。那行字写的是：“芦苇空摇江东泪。”想是乱世游子题心表志之作。

柳如是便和店主讨了个价钱买了下来，态度随便地问董小宛想不想要。店主朝柳如是使眼色，柳如是也觉得奇怪，就跟他到另一端说话。这店堂本来就不算很宽，显得很安静，所以店主对柳如是说的话，都被董小宛听见了。那些话虽说得很轻，但对于小宛来说则字字都像雷。一串连环雷轰进她的耳鼓：“柳大小姐，你疯了。这么贵的字画，你竟送给你的侍女，不白糟蹋了银子。”

柳如是知他误会，忙解释道：“她是我的妹妹，你怎么认为是我的侍女呢？”

“我狗眼不识真人。我见她衣着寒碜，只道是陪人玩耍的贱丫头呢。”

一个女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时，她会变得失态、愤怒，缺乏理智。董小宛气冲七窍，头发像青烟一样扭了几下。她看看手中的画，用颤抖的手撕扯成几大块，然后掬在地上。柳如是慌忙上前一把抱住她，口中直叫：“妹妹，妹妹，我的好妹妹。”

店主兀自在一旁惋惜那幅画：“啧啧啧，值很多钱呢！姑奶奶。”

直到上了香车，董小宛还气鼓鼓地噘着嘴。柳如是安慰道：“世上人本来就多肉眼凡胎，只辨衣冠不认人。何况那店主本是商场中人，平时里就重利轻情。”董小宛恨所有的商人。

“妹妹，莫不是生姐姐的气？”

“我没生气。”小宛一扭头伏在柳如是肩上委屈地哭了起来。

几朵雪从挂帘底下飘进来，粘在她俩绣花的鞋面上。蹄声泪珠一般流过长街。

董小宛红着眼，盯着暖炉中的炭火，桔红色的火光映照着她的粉面，使脸更红了。而窗户透进的冷光则在面颊上照出两点亮光，她的皮肤也就更加光亮而富有弹性。她想知道小梅在院子中干些什么，但她没有去开门，而是走到窗户前，中指沾了些口水在一格窗户纸上捅了个洞望出去。只见小梅在院子中堆一个雪人。为了让小宛高兴并且忘掉昨天受的委屈，小梅干得很卖力气，还穷尽了自己的想象力给雪人点缀许多稚气的装饰。在院子另一端，从灶房到院门，有一弧弯弓似的足迹，显然是单妈踩出来的。如果这足迹是一张弓的话，院角那棵桃树投在地上的影子就是搭在弓上的箭，箭正对着小梅弯曲的背影。小宛想：如果那支箭射到小梅身上，她肯定会摔一个跟斗。忍不住就笑出了声。

小梅听到了笑声，诧异地抬起头。小宛开了门走到她身边，牵起她的手，手被冻得冰凉，几根手指红扑扑地像娇嫩的胡萝卜。小宛知道小梅全是为自己的缘故，便叹了口气：

“好可惜的妹妹。”小梅说：“谁可惜？”

“你可惜，我也可惜。我俩的命都可惜。”

小梅听得心里酸酸的，就想哭。

小宛忽然有了个想法。牵着小梅回到房中，很严肃地说：“小梅妹妹，我给你另取一个名字怎么样？”

“你又想起什么鬼点子来取笑我。”

“姐姐命不好。”她想起昨天的委屈，又伤感起来，又想哭。小梅忙从点心盒中取了一片点心朝她嘴里塞，说道：“好好，就依你，你叫我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

小宛将她拉过来搂在怀里，用手指梳理她的发丝，噙着樱唇亲了亲小梅微胖的脸颊。她说：“我俩都是苦命人。两个都可惜。我就叫你‘惜惜’好吗？”

小梅点点头。温顺地将头埋在小宛的怀中。

说也怪，小梅自从改名惜惜之后，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比从前机敏得多。仿佛过去年代投入心灵的痛楚阴影出窍似的离开了她的身躯。待大家都叫惯了“惜惜”之后，小梅这个名字就被人遗忘了。

遗忘一个人的名字并不可怕，而将正在发生着的国家的厄运遗忘了却很可怕。这时的江南正是用表面的歌舞升平掩盖了人心的惶恐。许多人干脆坠入温柔乡不愿醒来。

春节那天，董小宛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六十开外的清瘦老头刚从北京来，全身都带着一股混乱时局的气味。

陈大娘刚把他让到座位上坐定，小宛就送上了茶，惜惜则端来一盘年糕。他叫袁道珍，与陈老汉交游多年，这次离开北京专程到江南拜访旧友，不料物是人非，故人已乘黄鹤西去。

两行老泪在他脸上痛快地流淌着。小宛和惜惜免不得陪他掉几行泪珠。

袁老汉很能饮酒，这点深得董昱喜欢。两人便在厅堂中摆上杯盘频频对饮。袁老汉喝得双眼发红，显然有些醉了。口中只顾唠叨一些国家之事，董昱素来不爱听，渐渐就睡着了。

倒是董小宛听到那些胡话，心里有些感慨，她想到了李清照。

她有时觉得她自己就是李清照，在逃难途中大声吟诗。

晚上，董小宛梦见北京。她梦见自己正在一座靠近皇宫的府邸中跳舞，

为了不让宫中听到声响，她只能用象牙板轻轻地点着板眼，而那些贪官个个都像书上写的那样胖得像猪。

她厌恶极了。便飞身像一只仙鹤似的飞出那座府邸，她在空中看见十几万难民挤在城中各个街角，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颤抖、呻吟、抱怨、叹息。她看见努尔哈赤的铁骑，许多清兵用弓箭射她。她掉下地来，从林中冲出两个彪形大汉，肯定是李自成和张献忠无疑。她大声叫喊着救命。

“救命啊——”董小宛尖叫着从梦中醒来，全身大汗淋漓。

亏得旁边的惜惜快速拨亮了油灯，她才定下神来。叹息道：“我怎么会梦见打仗呢？”

第二天早上，她很早就起了床，甚至比单妈还早，她发现爹醉倒在地，那个老人已不知去向。

崇祯十二年夏天，董小宛十五岁，她踏入风尘，一生多变的命运便迈开了第一步。

崇祯皇帝一觉醒来，在一堆科举试卷上随便一圈，新科状元向迎天就产生了。向迎天叩谢龙恩之后，便领了一件美差，作为朝廷的钦差大臣出巡江南。

钦差大臣的到来，轰动了秦淮河。名妓们都知道这是大把挣银子的好机会。整条秦淮河几乎重新装扮一新，恭候着向迎天的大驾。留都的大小官员上下齐心，思虑着良策，都想讨向迎天的欢心。而令一位新科状元开心的办法，除了秦淮河上的大群歌妓之外似乎别无良策。

秦淮河上最大的六条画舫被征集到一起，顺着河势并排而下，并用铁链四面锁紧，但依旧有些飘摇。便有人捧着发黄的《三国通俗演义》到画舫上献了一条连环计，将许多木板铺在两船之间，如此则船面更为广阔，纵有百余人跳跃翻滚也如履平地。此计甚妙，反正不是周郎赤壁，又不怕火攻。倒是秦淮河上佳丽如云，比之周郎的小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六条画舫全换了篷帐，沿篷帐四周挂上九九八十一盏逍遥灯。灯架是专门从楚地运来湘妃竹割制而成，裹灯的布料是五彩绫绢绣制而成。掌灯时，六条画舫如同六座金殿倒映水上，更是倍加辉煌。舱中则昼夜点着红烛，油漆在烛光下光鲜华彩，分外动人。地板之上铺上大红彩绘的波斯地毯，有檀香木制的几榻，有黄杨木制的阑干，还有斑竹片制作的乡村竹篱，几扇雕窗的空隙处则挂了几幅唐宋时的古画。为了给狎客们助兴，几榻之下还放了些有名的春宫图。六条画舫都挂着色彩鲜艳的透明窗帘，经风一吹，窗纱如梦般飘飞而起便露出窗户来，常有半裸的女子临窗眺望。这一派豪华排场惊动过往行人，河两岸聚集了七八百老百姓，兀自在那里喝彩。

秦淮河上无论是旧院的歌妓，还是南曲的娼女，都不惜血本将本部的名角儿装扮齐整送上船来。柳如是也免不了名列其中，她更想到将董小宛带来露露身手，说不定就名冠金陵呢！

董小宛在院子中独自弹奏古琴。一片树叶飘落在琴弦上，她将它拈起来，却是一张青青的叶子，心里想到：如此美好时光，何故飘零风尘？秋天还远着呢。你这小小的叶子。

董小宛刚过了十五岁生日。陈大娘便在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和她商量今后的生计，希望在秦淮河上重新造一个画舫，也好多挣些银子。幸得她家世代都是青楼出身，也没什么要遮挡的。董小宛不是没有从良的机会，无奈因为是青楼身世，来提亲的都是些屠夫瓦匠之类的粗俗庸人，而高贵人家又

不屑低就。董小宛从小自视甚高，也就横了心，视那世人为火坑风尘为归宿。陈大娘正忙着张罗画舫之事，不巧朝廷派了个钦差大臣来，打乱了秦淮河的秩序，董小宛出庐应客的时间就被搁了下来。

她此刻独自对着一片青青的树叶，便想出一句诗来：青山负木叶，良娥听樵声。却怎么也想不出是谁写的。刚站起身来，准备去书中查找。惜惜满脸兴奋地从院门外跑了进来。

“姐姐，秦淮河上好热闹呢。我看见柳如是大姐到六条大画舫上去了。岸上还有许多好玩的把戏呢，像过元宵节。”

“岸上有些啥把戏？”

“有耍猴子的，有吹洞箫的，有卖酒菜的，有卖糕点的，还有耍杂技的。也不知哪儿钻出这么多艺人。”

唉，四乡八井的手艺人，谁不想多挣几个银子呢。小宛这样想。也为自己没资格在这么多人面前露露脸而惋惜。

柳如是因为已做了钱牧斋大人的小妾，顾着夫君的脸面，在这种热闹的场所不得尽展自己的风流，有些不甘心。她对着镜子心不在焉地描着眉毛，忽然想到董小宛。何不带上这个才貌双绝的妹妹呢？她想：如果有她在我身边，她的光彩就是我的光彩，别人眼中虽不见我的风流，却晓得我的苦衷，也可免除亲身应客对夫君造成不良影响。这正是当初结识董姓小女子的目的哩，现在可以让她登场了。

柳如是本来就是女中豪杰，她敢想的事就敢做。她吩咐车夫套上香车，自己跨了进去。

车夫将响鞭在空中划了一道花弧，叫了一声：“驾。”那匹青花马便迈开四蹄朝董小宛家而去。

惜惜刚要抽空到秦淮河边看热闹，打开院门正好看见柳如是挽起花袖抬起纤纤玉手准备叩门。两人相视一笑。惜惜慌忙招呼柳如是进来，一边跑去推醒刚刚午睡的董小宛。董小宛只当惜惜顽皮，只顾闭着眼假装未醒。柳如是见她微红的娇嗔面容，心下甚是欢喜，她轻轻地摆手示意惜惜让自己来，惜惜会意站到一边。柳如是俯身在小宛脸上甜甜地送上一个香吻，口里娇声唤道：“妙人儿。”

小宛惊觉，翻身坐起。见是柳姐姐，心里欢喜，伸开双臂搂住柳姐的肩。两人额头顶着额头差点笑断了气。那情形就像两只俊俏蝴蝶偶尔飞过同一个花圃而相互打个照面彼此都伸长触须赞美对方似的。

“好姐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姐姐想你，专程来看看你。”

“听说秦淮河上好热闹，你也在那大船上走动，给我讲讲河上的事。”

“其实热闹只是外行人眼中的热闹。好看的戏还在后头。”

秦淮河上的名角儿可是个个都不服气。听说新科状元也是个风流美男子，京城来的姐妹在传他的佳话呢。”

董小宛替柳如是削了一只香桃。柳如是接过来，轻轻咬了一口，满嘴果香。她接着说：

“好妹妹，有兴趣去凑个热闹吗？我带你去。你这般才貌配他状元郎正是天生的一对。”

小宛听得脸颊正红。偏偏惜惜又在旁边打趣似地念了一句诗：“郎骑竹马来，邀我嗅青梅。”柳如是笑得合不拢嘴。小宛思绪被“青梅竹马”这句

话一激，猛然晃过童年的一幕，想到苏僮，想到那次承受的惨打，不禁黯然伤神，自己的身世原也不配自傲于人啊！

“姐姐说笑啦。小宛没福消受那般热闹，见不得大场合。

我不敢去。”

“傻妹妹，凭你的模样做皇后娘娘都可以，怕啥子？姐姐教你一招，你一辈子不知还要遇到多少人物呢。让我告诉你，无论遇到谁，你都不亢不卑，内心里绝不自认低下，和他平起平坐就是。记住了吗？”

董小宛点点头。这时，车夫在房外恭敬地叫了一声：“柳少奶奶。”柳如是挺扫兴地问：“有什么要紧事吗？”

“刚才钱大人差人来催少奶奶快些回家，说有要事相商，少奶奶请快些起步。”

柳如是告辞时，按住董小宛的肩头说：“明天钦差大臣就到了。明晚你一定要到大船上去，记住，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董小宛爽快地应承了下来。惜惜站在她的身后，兴奋得想变成一只画眉在她肩头咏唱。

第二天，董家的人全忙开了。陈大娘翻捡出许多珠宝，东选西选，总觉得不合适。她一会将一串珠链拿到窗边对着阳光细看，一会又将一颗猫眼石拿到烛光边照，烛光给宝石镶上一圈浅红色的光彩，石中一片黑色晶体则眯成了一条线，她自己被迷住，一些被时光泉水滋润的往事又梦一样从珠宝中折射出来，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青春曾如同陷在红绸中的光艳裸体。当她放下那些珠宝，才发觉没有一件配得上她那如花似玉的宝贝女儿。

大脚单妈过份看重了这个日子，仿佛过了今天，她一生的期盼便会改变成另一种无法言明的结局。她干什么都特别卖力，可今天什么事都和她闹别扭，连横贯院子那条晾衣绳都要在她经过时断为两截，其中一截在空中抛了个弧线之后竟绕住她的脖子，她只得放下手中用盘子盛着的新鲜糕点去解绳子，不料一脚踩在糕点上，气得她蹲在地上抹了几颗眼泪。

董旻倒很清闲，独自在厅中饮酒，就凭一碟豆腐干和一碟花生米喝得正顺口，偶尔还哼几句十年前的风流曲子。他觉得他的宝贝女儿怎么都是他的宝贝女儿。陈大娘在他身边走进走出，他还觉得扫兴。“忙啥嘛，又不是一去不复返，送哥哥到边关都不是这个样子。真是女人见识。”说罢又哼自己的歌去了，单妈仅仅听清了两句唱词：“……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单妈拍拍身上的灰，骂了句“死没出息”，又自去做她认为应该做的事了。

董小宛睡到日上中午才起来。她想用庸懒的睡眠来压制激动的心情。何况昨夜直到鸡叫三遍才昏昏然睡着呢。惜惜却起得早，她是天快亮时被蚊子咬得无法忍受爬起来的，她拨亮灯盏发现帐子的右上方有一个大洞，蚊子就从那里偷袭而入。她点几支薰蚊的香草方才安下心。早餐之后，她坐在小宛的床边等她醒来。惜惜手里拿了本《易安居士集》假装是在看书。董小宛粗略地梳了妆，用了午饭，便捧出古琴，认认真真地调着每根弦，把音色定在最柔曼的调子上。她有时也停下手中的活儿，托住下巴痴痴地发呆，也不知什么神妙之景吸引着她。一个物件一旦寄托了一个女人博取虚荣的莫大希望，它就不再是它本身，而是这个女人的一部分，就像脸蛋一样珍贵。当董小宛贯注了全部精力将古琴调试完毕后，太阳已经西斜。她在暗红的夕阳的阴影下弹了一曲《回风》，她想到陈圆圆的神奇传闻。院子中果然刮过一阵小风，她欣喜若狂，瞅着一张乐谱纸被旋风吹上了屋顶。